



野猪王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动物绿丛林

野猪王

本社编



新蕾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猪王/新蕾出版社编. - 天津:新蕾出版社, 2001. 1

(动物绿丛林)

ISBN 7 - 5307 - 2490 - 8

I. 野...

II. 新...

III. 儿童文学 -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385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 - 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电 话:总编办(022)27301675

发行部(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022)2730167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 数:120 千字

印 张:6.25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 000

定 价:8.00 元

编 者 的 话

这是一套描写自然界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竞争、和人类竞争，以及和其他群体竞争的动物小说集。

书中塑造的各种动物形象，除生动地表现了它们各自的生活习性、生存特点之外，作品本身还强烈地体现出深刻的主题思想。每篇作品的动物形象，都各具特色和性格，使之更具备艺术魅力。同时，各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很有可读性。

本套书共六册，包括《野猪王》、《哨猴之死》、《大黑狗和小狐狸》、《智擒白尾狼》、《冰山上的褐马鸡》、《黑花牛复仇》。

目 录



阿塔斯小熊	乔传藻	1
母狗雪妞	卢振中	12
神奇的军鸽	蔡振兴	26
老兔子三瓣儿嘴	朱新望	33
雌虎妮娜	蔡振兴	54
八脑线的蟋蟀	卢振中	62
黑眼圈儿	乔传藻	76
野猪王	蔡振兴	85
逼上“梁山”的豺	沈石溪	90
牛王在农忙中死去	崔晓勇	99
野鹤姗姗	蔡振兴	106
灰锁链	梁 泊	115
古老的陷阱	牧 铃	124
水幽灵	梁 泊	141
神龟	胡则丘	148



阿塔斯小熊

乔传藻

“砰”
枪声从峡谷深处传来，小黑熊躺在野箭竹围成的草窝里，浑身一阵惊悸，它不安地扭动着黑绒球似的身子。小黑熊呜呜哼叫，它扬起头来找妈妈，可它哪里知道，偷猎者的枪声夺去了妈妈的生命，黑熊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黑熊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饿狠了，它就哼；哼累了，它又睡；睡得迷迷糊糊的。在睡梦中，它似乎又嗅到了妈妈身上温热的气息，小黑熊惊醒了。它急急忙忙伸出脚掌扑摸，谁知抓到的只是一把干茅草。小黑熊又在呜呜呜呜哼叫了；这是它的哭声吧，声音细弱得像森林里颤抖的蜘蛛丝。

小黑熊呼唤妈妈的声音让山风带得很



远很远。山崖顶上，走着两个上山挖贝母的傈僳族小学生：哥哥名叫阿普，他手里掂着桑木弩弓，很有些男子汉气派，领头大步走在前边；妹妹名叫阿妞花，黑眼睛，单眼皮，头上戴顶珍珠帽，胳膊肘挎只竹篮。兄妹俩正忙着下山，忽然，哥哥收住脚步，他听了听，指着山崖下密密的箭竹林说：

“阿妞花，你听！”

阿妞花晶黑的眼睫毛扑闪扑闪的，她听见了野箭竹草窝里的声音，小姑娘有些紧张，“熊，熊！”她一边嚷叫一边拉住哥哥的手，用力往山下拽。阿普站着不动，他说：“别怕，这是小熊的声气，你听，叫得多可怜！”阿妞花顺着山风侧过耳朵：唉，真是小熊在叫。小熊的妈妈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管它的孩子？阿妞花的眼珠一转，想起来了，她拉住哥哥的衣袖说：“大清早有人在河滩上打死一只母熊，这只小熊会不会是它的孩子？”阿普默默地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他抽出腰刀，用刀尖拨开陡坡上开着紫色花串的马鞭草，说：“走，下去看看！”

他们来到了箭竹林。眼前是一座建造得很坚固的熊窝。黑熊妈妈咬断了粗粗的大竹，撅弯了，围成帐篷形的圆圈，顶上又斜斜地搭了很多竹子。看来黑熊妈妈准备带着孩子在这里过冬，只等冬天落下厚厚的雪花，这座竹帐篷就会变成一幢漂亮、暖和的雪房子。阿普带着妹妹走近熊窝时，他们的手不觉紧紧扣在一起。阿妞花望望哥哥，哥哥的目光里只有两个字：“进去！”

阿普一猫腰钻进了竹子帐篷。竹篷里的光线花花斑斑的，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黑；最奇怪的是熊窝里透出一股羊



膻味，熊和羊又不是亲戚，为什么熊窝里会有老绵羊的气味？阿普真不明白。他伸出手在草堆里摸索，小黑熊听见响动，它还以为是黑熊妈妈回来了，它“嗯嗯”的叫声里带着埋怨，嘴巴咂得叭叭响。阿普伸手把小黑熊搂在怀里，抱出了竹篷。阿妞花跑着迎了上来。啊，小黑熊一定是第一次见到太阳，尽管它还不会睁眼睛，亮花花的阳光偏要逗着它，晃着它的眼睛，小黑熊只得转着脑袋偏来偏去地躲。阿妞花抚摸着小黑熊突起的额头，说：“咳，看把你饿的，回家我们掰青包谷喂你！”

小黑熊似乎听懂了这句话，它枕着阿普的胳膊，蜷缩起身子，一动不动地让阿普抱回寨子。

阿普的爸爸在自然保护区当护林员，他们家住在阿塔斯山寨。阿塔斯，这是傈僳语，说成汉语就是“刀背”的意思。青凛凛的大石山，真像一柄戳向蓝天的钢刀，陡峻的山脊就像刀背，傈僳人“千脚落地”的木楼，就建筑在山脊上，也真像坐落在“刀背”上。

进到木楼，全家人都忙活起来。奶奶转动青石小磨磨青包谷浆；阿普和妹妹在红杉木盖的木楼边上，用棉絮和碎布，为小熊布置了一个新的家。护林员说，小黑熊的牙口太嫩了，还应该喂它奶粉。夜里，爸爸打着火把进到城里买来了奶瓶。牛奶对出来了，小黑熊伸出它的前掌抱着奶瓶，嘤儿嘤儿，一口气儿喝完三瓶。它真是一只熊呀！

日子像山篝里的流水，白天淌了夜晚淌，小黑熊住在阿普家，不知不觉三个多月过去了，小家伙长得胖墩墩的，它学会了爬树和立起后腿走路的本领。开初，阿普家的猎狗小灰总是不信任地瞅着它，小黑熊倒是很大方，它主动地走过去，伸



出舌头舔舔小灰，这样，它们就像握过手似的，成了好朋友。小灰性子野，它满山乱蹿，碰上寨子里杀牛，它总要争回一块骨头送给小熊。小黑熊长得很漂亮，它身上的绒毛，黑得每一根毛丝都会闪射出丝绸的蓝光。遇到家里来了客人，它还会站起身来，露出胸口上 V 字形的白条纹，两个前掌就像戴了黑手套似的，一挥一挥地表示欢迎。小黑熊很乖，没有事情的时候，它就老实地蜷起尾巴坐在楼角上，抱起前掌，嘟嘟地吹，就像吹口琴似的，可惜它的这只“口琴”永远只会发出一个声音：“嘟嘟，嘟嘟——”渐渐地，“嘟嘟”也就成了它的名字。小黑熊喜欢上树，喜欢用它的前爪不停地在树上挠；它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显得很笨，爬起树来才灵活呢，爪子抓下去，又快又稳。不管小黑熊爬得多么高，不管它躲在哪一层树杈里，只要阿普喊一声：“嘟嘟！”不要再叫第二声，小黑熊屁股朝下，刷刷刷就会爬下树来。有时，阿普忙着做作业，顾不上带它出去玩，小黑熊闲不住，它和猎狗小灰互相递递眼色就在屋里打闹起来。它们翻上扑下的，吵得阿普字也写不好。这时，只要阿普停下笔杆儿皱着眉头喊一声：“嘟嘟！”小黑熊马上老实了，一本正经地坐直了身子，抱起前掌，不停地又开始吹它的“口琴”。

阿塔斯的孩子上学去的路上，要穿过一条黑黝黝的山箐，即使是大白天，这里也是阴暗的，好像天色总也亮不开似的。山箐里有野猪，也有草豹，孩子们每回路过这里，都要家里的人接送。说也奇怪，自从箐洼里留下小黑熊的气味，泥地上再也找不到野猪和草豹的脚印。不管阿普和阿姐花走到哪里去，嘟嘟总是跟在他们的脚后面。嘟嘟还喜欢立起身子，让阿



普牵着“手”走路；走起来，它挺着肚皮上那个雪花似的白月牙，粗短的后腿一拐一拐的，有些笨拙，却又露出自豪的神态。到了学校，阿普和妹妹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小黑熊就远远地坐在教室外边，“嘟嘟嘟”吹它的脚掌。下课了，这是嘟嘟最高兴的时候，它的小眼睛高兴得发亮，它立起身子和男孩子摔跤，它的力气有牯子牛大，可它常常还是被那些动作粗野的男孩子扳倒在地上。阿普知道，嘟嘟让着这些男娃娃，小黑熊才没有认真地使出它的全部力气呢。每回只要小黑熊一来，校园里的笑声就要比平常多。不用多久，嘟嘟和小学生们就混熟了。阿普有一个好朋友，名字叫九力思。九力思是个淘气鬼，上学的路上，他常常甩下书包爬上树去掏野画眉蛋。有一次，他刚刚脱下鞋子上到树顶，上课钟敲响了，山路上响起紧促的脚步声。九力思慌了，他跳下树，套上鞋子向学校跑去。九力思满头大汗冲进教室，同学们早已在课桌上打开了书本，坐得整整齐齐的，九力思只觉得浑身发轻，轻得心里总像少了什么。他伸手一摸，糟了，书包丢在掏画眉蛋的大树下。九力思不敢抬起头来看老师的眼睛，他低下头去，下巴杵着衣服上的纽扣，惭愧的热泪追着脸上的汗珠子落了下来。就在这时，肃静的教室里突然爆发出欢腾的笑声，课桌也被人擂响了，同学们的目光都注视着门外。九力思揉了揉眼睛：教室外边，小黑熊叼着他的书包，放在门口伸长舌头大口大口地喘气……

盛夏，天气热得连蜻蜓都只敢贴着山阴处飞，好像怕阳光灼伤了它们的翅膀似的。在这炎热的季节里，放了学，阿普常常带着小熊去溪边洗澡。嘟嘟很喜欢玩水，站在溪口上，任凭



那挽和着阳光的哗哗山溪冲在它的背上，舒服得直哼哼。阿普和他的同学伏在溪边的大白石头上做完作业，就带着小熊在松林里捉迷藏。这是一片在烘热的阳光下散发着松脂清香的小松林，树阴像溪水那么清凉。孩子们喊一声全都藏好了。落在地上的，只有松树的影子。嘟嘟绕到这棵树后看看，绕到那棵树后瞅瞅，怎么也找不见它的好伙伴；嘟嘟急了，坐起身子，呜呜哼叫，脚爪蹬着地上的松针。小黑熊的这些动作，让躲在松阴里的一双双调皮的黑眼睛看见了，阿普拉着妹妹的手，一阵风似的出现在小黑熊面前；阿塔斯的小学生们，也像一朵朵清香的野花，突然从地面上冒了出来，他们大笑着，呼啦一声围住了小黑熊。小黑熊可高兴了，用它短粗的后腿立起身子，就像跳舞似的，摇摇晃晃摆动起来，好像说，他们到底没有把我扔在松林里呀！

小学生们玩累了，玩饿了，他们在向阳的山坡上拾来满衣兜青头菌，在溪水边升起篝火烧着吃。嘿！烤得焦黄的菌子蘸着芭蕉叶上的盐巴，咬一口，那又香又嫩的味道呀，走到天边你也忘不了。当然，孩子们在举行森林宴会的时候，小黑熊是不会被大家忘记的，阿妞花早已带着它去到一棵樱桃树下，嘟嘟一定是站在树下就闻见了野樱桃甜味，它上树的动作赶得上飞鼠，刷刷蹿到树顶，还没等坐稳身子，它的大巴掌早已撸了两把樱桃塞在嘴里。它是那么爱吃野果，嚼起来，嘴巴可忙着呢。只是嘟嘟也太不知道爱惜树木，它一边吃一边咔嚓咔嚓扳着树枝，等它吃够了果子一屁股坐下来时，满地都是它扔下的断枝。这时，阿普和他的同学就会围拢嘟嘟，抬起它的前爪，点着手指在讲爱护树木的道理。也不知小黑熊听懂没



有，阿普给它上课时，它总是嗯嗯地虚应着，圆亮的小眼睛瞟着回阿塔斯的小路。小黑熊嘟嘟想回家了，它的家就在红杉木盖的山脊上！

不过，嘟嘟也会惹麻烦的。它的爪子很尖，也很硬，就像用生铁磨成的。平时，它的爪尖藏在厚厚的绒毛里，扬起巴掌时，每一个指尖都向前挺出。阿普闲着没事爱逗它玩：阿普打小熊一巴掌，小熊也回敬一巴掌。小熊举起右掌来打人的时候，总要用左边的手掌护住鼻子；尽管它出力不重，可它锐利



的爪尖不管碰在阿普的什么地方,都会拉出一条口子,阿普的手背让它轻轻一划就划破了,渗出血珠。阿普生气了,举起一根木棒要敲它的鼻子,嘟嘟一边伸出两个巴掌抱住鼻子不让敲,一边又讨好地躺在地上,露出它胸部的白月牙。阿普知道,这是小熊表示和解的动作,也就不忍心捶它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阿普想,应该给小熊剪指甲了,尽管它只是一只熊,也应该讲究卫生嘛。有一天,阿普让妹妹把小熊哄到晒台上,阿姐花在给小熊挠痒痒,小熊伸了个大懒腰,躺下了,舒服得连眼睛都不想睁开,阿普拿出大剪刀,他悄悄地端起了嘟嘟右边的脚掌……阿普的动作让爸爸看见了,爸爸刚刚巡查山林回来,他还隔得老远的就叫了起来:“阿普,不能剪小熊的指甲!”阿普停下了手里的剪刀,他和妹妹疑惑地对望了一眼,他们都不明白爸爸的意思。爸爸走了过来,嘟嘟也被惊动了,它坐起身子,把它的脑袋亲昵地挤进护林员的怀里。爸爸抚摸着小熊肩背上开始变得粗硬的长毛,说:“指甲是小熊的劳动工具,剪去它的指甲,小熊回到老林里去靠什么生活?”阿姐花从爸爸怀里一把夺过小熊,紧紧地搂着小熊的脖子,说:“嘟嘟是我家的,它哪里也不去。”爸爸的手掌又转过来抚慰阿姐花了,他抚摩着阿姐花头上用贝壳和银泡缀成的珍珠帽说:“不要说傻话。小熊是国家的,它长大了要让它回到雪线上边才长得壮实,也更安全,要不,偷猎者的枪口就会对准它。”

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这天,阿塔斯所有的小学生都来给小熊嘟嘟送行。爸爸用一条细铁链拴住小熊的脖子,嘟嘟还以为要带它出去散步呢,一扭一拐地跟着走。阿普的好朋



友九力思不会忘记小熊对他的帮助，扬起胳膊，眼泪汪汪地喊了一声：“再见！”小熊不懂得它的朋友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他们的眼睛里会洒下晶亮的雨点？嘟嘟立起短粗的后腿想跳个舞把他们逗笑。这些小学生脸上的表情，却像一口咬着黄瓜屁股，苦苦的。小熊跟着护林员走下了篝坡，越往前走树越密，它回头看看，它的朋友还站在路口送它，小熊站下了，回过身来仔细打量：噢，在这些孩子里边怎么不见阿普和阿姐花？嘟嘟感到今天出来散步有些憋闷，它拧着脖子不想走了。就在这时，人群后边传来一声呼喊：“等一等！”啊！这是多么熟悉、亲切的声音啊。小熊嘟嘟高兴得站立起来，就像捉迷藏时猛地找见了它的朋友那么兴奋。阿普带着他的妹妹，摘了满衣兜野樱桃果赶着送来给小熊吃。嘟嘟是多么喜欢啊！它低下头去吧嗒吧嗒吃得多么痛快；可吃着吃着它品出了新鲜味道：野樱桃上粘着水亮水亮的雨珠；尝一口，咸咸的。天空是那么晴朗，这又是从什么地方飘落的雨点？小黑熊左顾右盼地寻找着……

护林员带着小黑熊，从栗树林走到松树林，从松树林走到杂木林，走得很远很远，一直来到雪线以上的子里湖畔。子里湖终年裹在雨雾里，传说只要站在湖边大吼三声，天空中就会挂下雨帘。这地方有野蜂蜜，有数不清的蚂蚁窝，也有概不完拔不尽的竹笋，还有清丝丝的湖水；水里的棒槌鱼游到岸边来，小黑熊只要一巴掌打下去，鲜美的早餐就解决了。小黑熊在子里湖边一定会生活得很愉快的。但愿小黑熊生活得舒舒服服的。

阿普的爸爸第三天才回到家里。他进到木楼时，发现女



儿的眼睫毛还是湿的，小阿普气呼呼的，这两个孩子平时说话，嗓音里带着笑声；自从小黑熊离开了木楼，问个什么，他俩的嗓子眼儿里就像塞着棉花。他们做完作业，就坐在门槛对着青山凝望。太阳滑下了高黎贡山的雪峰，夜色从松林里、崖缝里漫了出来，有好多次，阿普和妹妹把山上的树影认成了小黑熊，他们忽地从门槛上站了起来，惹得猎狗小灰也慌出慌进汪汪叫。

唔，小灰也在想念它的朋友呢。

这是一个温馨的春夜，阿普趴在獐子毛和攀枝花做成的枕头上，刚刚睡熟，就听见木楼门嘎吱嘎吱地响，还有嗷嗷叫的声音，阿普大叫着：“嘟嘟回来了！”他光着脚板跳下床来，忙着跑去开门；阿普刚刚拔掉门闩，嘟嘟一个骨碌滚了进来，它浑身粘满雾露和泥浆。那天，护林员把它丢在子里湖边悄悄离开了，小黑熊开初还以为护林员在和它玩捉迷藏，它跑上奔下四处寻找，可怎么也看不见护林员的影子。小黑熊急了，它的鼻子嗅着地面，好歹地找到了通往阿塔斯的山路。野花、草叶上，还留着护林员走过的气息呢！它好高兴，顺着山路，急匆匆地走着。

全家人都让阿普和小黑熊吵醒了，奶奶忙着点亮油灯，烧红火塘；护林员拧着烟斗，说不清是埋怨还是赞叹。小黑熊高兴得在屋里团团转，它一会儿伸出舌头舔舔阿普，一会儿又舔舔阿妞花，见到护林员时，嘟嘟避开了目光，不管护林员怎么招呼，它也不愿走近。嘟嘟对护林员的意见可大着呢！

哎！小黑熊啊，你错了，你不应该回来，你要是早一点儿听从护林员的安排，我们的故事就不会在枪声中结尾了。



几天后，阿普和妹妹在家里做假期作业，小黑熊嘟嘟离开了木楼，在山林里仰着头找野蜂蜜吃。小黑熊哪会知道，茅草丛里，早已有一个乌黑的枪口在瞄准它。近了，近了，小黑熊见了猎人，还以为人家在逗它玩呢，嘟嘟立起了短粗的后腿，圆亮的小眼睛，闪着友好的光。

“砰！”

刺耳的枪声震动着峡谷，陡峻的峭崖上空，白云似被枪声撕成了碎片，在山风中悠悠飘落。

小黑熊嗷嗷惨叫，子弹从它的肩上穿过（偷猎者怕打破了名贵的熊胆），鲜血喷涌出来。小黑熊浑身紧缩成一团，它顺着崖坡滚了下去，它抬起头来向崖坡顶上望了一眼：啊！好朋友阿普和阿妞花为什么还不出来呢？还是猎狗小灰够朋友，它汪汪地向偷猎者扑去，被那个凶恶的人赶开了，他又举起了猎枪。“砰！”子弹得意地削响了空气，小黑熊身上的野性让枪声唤醒了，它第一次记起了自己是一只熊，它发怒了，大吼一声，手腕粗细的小树都被它拗断了。它掉过头来，向大森林走去。它要重新回到子里湖边，回到小熊猫、雪鸡、扭角羚、獐子的王国中去……

（插图 冯贵才）



母狗雪妞

卢振中

养父那样子，现在想起来还令我心里一阵阵寒酸。他矮矮的个子，像个粗榆树墩子。黑不溜秋的脸，好似挨过冰雹的南瓜坑坑洼洼净是麻点儿。倒是稀疏的眉毛下那双不大的眼睛，闪出农民的和善。养父五冬六夏戴一顶巴拿马小红帽，一条粗粗的直布袋形连衣裤，从脚腕一直套到脖子。

你也会觉得养父滑稽可笑，其实这正是耍狗熊的江湖艺人最正宗最地道的形象。

把养父说成“耍狗熊的”并不确切，因为他耍的除了狗熊山怪，还有一只名叫老寿星的公猴、一只叫胡子大叔的公山羊。后来，又加了一只叫雪妞的母狗。称得上